



一部荡气回肠的家族历史
一个旧式女子浴火重生的奋斗史诗

苦当为盐，纤纤弱女勇挑家业，盐场暗战柳暗花明。
故园风雨，乱世洪流，情比纸薄，爱比海深。
命运的棋局，跌宕起伏；纷争的大戏，动魄惊心。

江天雪意 · 著

盐场街

III

塔子店街

江天雪意
……
著

II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盐店街.Ⅲ / 江天雪意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596-1076-8

I. ①盐…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449号

盐店街Ⅲ

作 者: 江天雪意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7千字 158毫米×230毫米 1/16 印张: 17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076-8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6421544

目 录

第一章 【岁序不言】

001

第二章 【城上清笳】

018

第三章 【苦当为盐】

041

第四章 【歧路问情】

057

第五章 【描就春痕】

074

第六章 【情深莫问】

092

第七章 【妒花天气】

107

第八章 【新客旧识】

119

第九章 【同尘和光】

131

第十章 【草蛇灰线】

149



唐副官撞开门冲了进来，见室内情状，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外头怎么回事？”雷霖跌跌撞撞，挣扎着下床。

“二十七军反水，把给我们的兵都撤走了。”唐副官过去帮他捂住脖子。

“是谁的人？”

“武器都是军队的，却是袍哥的装束，场面太乱，我们情况不妙。长官，赶紧走吧，兄弟们还能顶一阵子。”

雷霖脑子里兀自昏昏沉沉，强自定定神，哑声开口：“密道，从密道走，先去警备司令部，在那儿他们不敢乱来。”

“好！”唐副官扶着他。

雷霖忽然顿住脚，目光在地板上扫了扫，衣服狼藉，他的佩枪被扔到了床下，雷霖道：“把你的枪给我。”

“怎么？”

“我要杀了这个贱货。”

“长官，留点儿余地吧！”唐副官往后面一退。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帮草民能把我怎么样！”雷霖嘶声道。

唐副官急道：“若是私怨，真没必要闹出人命来。孟家跟二十一军关系紧密，刘司令要知道了，我们说不过去的。我知道您生气，但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女人，坏了自己的前程啊！”

雷霁晃了两晃，唐副官捡起衣服，给他披在身上，见他不再坚持，忙扶着他快步离开了房间。

他们在驶出私宅不到一里地时遇到伏击。

子弹先是打在汽车左边的轮上，车子打滑，撞向公路一旁，又一枪打来，正中唐副官的头，他砰的一声倒在方向盘上。雷霁失血过多，已近临死前的癫狂，拼着一口气掏出枪，索性用力拉开窗户，扣动了扳机，向外胡乱射击。

又一枪，子弹擦过手腕，枪落到了地上。

他推开车门试图去捡，又来一枪，却是打在地上的手枪上，巨大的弹力让它往外扑出了好远，紧接着，枪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打在雷霁的膝盖上，他不由得跪下。

雷霁奋力抬起头，恍惚看到一个穿着素色衣袍的年轻人，他一时想不起他是谁，直到年轻人走近，他才恍然，“是他……秦飞。”

雷霁忽然笑了起来，哑着嗓子道：“原来是你……你敢杀我？你今天杀了我，明天就会被枪毙，你这个笨蛋！”他大口喘着气，只觉得光线暗淡混浊，自己的视线怎么也聚不拢，无力地倒伏在地。

秦飞蹲了下来，盯着他瞧，“我自然不会杀你，杀你的人是你那唐副官，谁让他贪图钱财，勾结袍哥，半路上把你给暗算了呢？”向后一招手，“五爷，来吧！”

一个袍哥装束的中年人把手里的枪在腿上擦了擦，笑嘻嘻地提着一个麻袋走了过来，把麻袋扔进车里唐副官的身旁，扣动扳机，麻袋被子弹击破，里面滚出一个个银圆。

雷霁抬眼看了那袍哥一会儿，认出他来，“纪五，还真的是你。”

“嗯，是我，雷军长，怎么样，我的枪法还不错吧？”

“你不是和林静渊是一伙的吗？你不知道姓林的跟这姓秦的是死对头？”

纪五爷上前把雷霁身旁的枪踢得更远一些，笑道：“我们这些下力人，只跟钱搭帮结伙。更何况你给清河惹了这么大乱子，我借你赚点儿钱也不错。现在林东家和秦老板都说拿钱给我，要我杀了你，你以前的长官也被你烦透了，如今他都不跟我计较什么了，我总不至于跟钱过不去吧。”

“我也给你钱，你要多少？”

“便搬个金山银山来，一辈子又能花多少？”纪五爷俯下头看他，雷霁脖子上纱布裂开，血肉模糊间是一道道深深的齿印，啧啧道，“我说雷军长，你也真是够痴情的，色字头上一把刀，你倒是不怕吃大亏！”

雷霁求生无望，只图速死免受侮辱，便看着秦飞，“你是为了你父亲还是为了那个女人？若是为了你父亲也就罢了，要是为那个女人，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也太傻了，那么一个小贱货，就值得你……”

他没有说完，秦飞从纪五爷手中夺过枪，滚烫的枪口抵住了雷霁的脖子，“你再说一句对她不敬的话，我打碎你的喉咙！”

雷霁嘿嘿笑了起来，“你跟我一样，中了毒！”他的目光开始涣散，“别看……别看那小淫妇瘦得跟小鸡似的，在床上可是真风骚浪荡至极，可惜，你永远也尝不到！哈哈，哈哈！”

笑声在秋日的空气里回荡，却被一声枪响盖住，只有枪声穿透耳膜，道旁的桉树上，几只灰喜鹊振翅飞走……

她早就来过这里，她有印象……波光粼粼的河边，长满了蓝色的鸭跖草，映衬着漫天绚丽的彩霞，如水波在荡漾。她就坐在那片蓝色的水波中，看着河的对岸。一双手把她抱了起来，她好像变成了一个婴孩，依偎在谁的怀里。是父亲抱着她，他亲了亲她的脸颊，“小懒虫……别睡了，睁开眼睛看一看。”

他轻轻摇晃着她，握住她的小手指着一个地方：彩霞绚丽地画下一个楼群的剪影。她伏在父亲的肩头，呆呆地看着远方。

“老爷。”她听到秉忠的声音，像和煦的暖风，“老爷，七小姐还这么小，看了也记不住……”

“秦伯伯……”她向秉忠伸出双手，他笑吟吟地把她接过去抱着。

她用小手摸着他的古铜色的脸，细细的胡楂儿，他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碰了碰她的脸蛋。

“秉忠……”父亲轻声说，恍如梦呓，“你说，那把火，是他放的吗？”

“不管是谁放的火，都过去了，我们有大好的前程，一切才刚刚开始。”

“七七，小七七……”秉忠轻声呢喃，霞光中，他抱着她坐了下来，看着潋潋的清河，有着秀美轮廓的盐店街。

父亲青色的衣袍在风中摆动，“你说林家的少爷会喜欢我这个宝贝吗？”

“会！”

她慢悠悠地爬到一旁的草地上，她想做一条小鱼在水里游啊游，把小小的身体淹没在蓝色的花海中，胖胖的小手划来划去。

秉忠侧头微笑着看她，“小七七，你要像这样永远开开心心的该多好。”

她咯咯笑着，一会儿爬到父亲脚边，一会儿又晃晃悠悠地走到秉忠身旁。

天边划过一道闪电，狂风怒号，父亲不见了，在黑暗中她突然觉得冷，她想钻入秉忠的怀里，可是那个怀抱冰冷僵硬，不再温暖。她仰起头，看见她的秦伯伯惨白着脸，一双眼像空洞漆黑的窗户。

他匍匐在地上。

“秦伯伯！”她叫。可她突然记起，秉忠不是死了吗？是因为她秦伯伯才死了，阿飞恨她……静渊，静渊在哪里，雷霄说阿飞杀了静渊，静渊也死了。

是谁把钉子一根根钉入了她的肌肤，只要轻轻一动，就使劲扎进她的身体里，五脏六腑都痛。那是雷霄的牙，他像野兽一样咬着她，要撕碎她。

秦伯伯……她哭得浑身发颤，皮肤里的钉子钻得那么紧，她是那么疼……救救我，救救我！带我走吧，让这一切结束吧！

秉忠没有睁开眼睛，可是他的声音却在她耳边响起，“七七……回去……回家去！”

回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她没有家。

我什么也没有了，她哭，什么也没有了。天空似乎裂开，云层翻涌，血水的潮汐涌上，渐渐把他们淹没，胸腔里最后一丝余温也即将冷却，秉忠似乎在使劲推她，要把她从血泊中推出去。这时一双温暖的手把她猛地拽出寒冷，有亮光透进，刺向了她的眼睛，逼迫她迎向光明。一滴热泪，滚烫的热泪，落在了她的脸上。她茫然地将眼睛睁开一线。

“七七，醒一醒！”

是他，静渊，她的丈夫。

“你没有死……”她怔怔地看着眼前那张熟悉的脸庞，清俊的面容，他的表情不知道是痛是怒，是哀是伤。

她伸出手，摸向那张脸，“那么静渊，是我们都死了吗？”

他紧紧抱着她，心上仿佛被利刃重重划过，又似有万蛊噬心，颤声道：“我没有死，七七，我没有死。你不要死，不要离开我！”

他脱下外衣，把她裹起来，她身上全是血，肩膀、锁骨、胸脯上密布齿痕，像被凶残的野兽撕咬过，他心中似有无数冰凌怀着最恶毒的恨意在戳着搅着，他浑身发抖。

“别带我回晗园，别带我回去……我不要宝宝看到……”她气息微弱，声如蚊蚋。

“宝宝在运丰号，放心。”他的脸偎着她的脸颊，她太冰了，他用手掌轻

轻摩擦着那冰凉的身体，她却陡然想起了雷霁凶狠的眼睛和粗暴的双手，抽搐起来，躲闪着，眼中涌出深深的恐惧。

“不要怕……”静渊紧紧拥着她，将下颌枕进她披散的秀发，“不要怕，他再也不会来伤害你了……”

秦飞和纪五爷赶回雷霁的私宅，善存的车停在外头，人站在院子里。

纪五爷上前见个礼，却不好不叮嘱，“孟老爷，您的行迹一露，外人知道了岂不是不好说。”

善存摆了摆手，“汪立人他们一会儿才来，你们的车不够，我是来接我女儿……”

“您的司机呢？”

善存摇摇头，正要说话，静渊抱着七七出来，快步走到善存的车旁，低声道：“多谢爹。”

善存不语，替他打开车门，手却在颤抖。

纪五爷什么惨状没有见过，此时看到静渊怀中的这个女人，也忍不住吸了口冷气，往后面退开了两步。

静渊把七七放到后座上躺好，他的外衣本裹在她身上，已微微散开，他忙给拢紧了，但她赤裸的双腿还是露了出来，七七忍住疼，要把腿蜷曲起来藏着，秦飞把自己的外衣脱了，安静地走上前，把衣服递给静渊，示意让他给七七盖上。

静渊脸一扭，“五爷，借您一件衣服。”

秦飞嘴角微微一抽。

纪五爷想也没想就把外衣脱了递给静渊，静渊给七七裹住双腿，轻声道：“我们马上就回家。”给她撩了下头发，她痛得一抽，把手抓在他肩膀上。

善存对静渊道：“运丰号在上河滩有一个小宅子，至聪已经把那儿归置好了，不要带她回晗园去，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静渊嗯了一声。

善存向纪五爷一拱手，“先告辞了。”对秦飞道：“你来开车。”

秦飞尚未回答，静渊道：“爹坐后面照顾七七，我来开。”

七七神志渐渐明晰，依稀见到秦飞在外面，正一瞬不瞬地看着自己，挣扎着说：“快走，我不要见阿飞！不要让我见到他！”

她仍在想，他恨她，不论秉忠是被谁所杀，但终归还是因为她。她不敢面对他。她肩上披着的衣服滑了下来，有一面皮肤已经变成黑色，伤痕触目惊心，

秦飞双眼模糊，往后退了两步。

七七急促地呼吸着，把眼睛紧紧闭上，静渊下了车，从另一头上了驾驶室，善存见秦飞侧过身站着，手捏成了拳头，胸口快速地起伏，是在极力压抑心中的痛苦，便轻声说：“阿飞，你快回去吧，一会儿警备局的人会过来收拾残局。七七有我们照顾，你安心处理家事，我晚上还会到宝川号去。”

秦飞点了点头。

车子绝尘而去，纪五爷跟他的兄弟们交代了几句话，见秦飞还站着，便道：“你跟着我们走吧，差不多的时候把你放在半路上，没人会知道。”

半晌没有听到回答，上前两步，见秦飞脸色惨白，忙问：“怎么了飞少爷？”

秦飞嘴角一扯，竟笑了，指着善存他们去的方向，“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她小时候被我丢在火车站，差一点点就丢了。”

纪五爷见他神情不对，开解道：“小孩子不懂事，你是闹着玩儿的。”

“不。”秦飞笑道，“我就是怕她嫁给那个姓林的，所以才丢了她。她才七岁，被丢在火车站，却一点儿都不怕，她也不怪我，我去找她，我舍不得还是去找她，明明知道是我故意丢了她，她却不怪我，只关心我有没有受伤，她只关心我痛不痛！”

纪五爷不便说什么，只道：“孟小姐天性善良，重情重义。”

秦飞喃喃道：“她怀着孩子，我怕她吃苦，逼着她回家，不论她怎么求我我都不答应，我就是要逼她回去，所以她偷偷跑了，吃了那么多的苦……可她还是不怪我。她终于回来，我以为自己会对她好，可我没有。我明明知道不能把我爹的死迁怒于她，可还是推开了她，她哭着求我要见我爹一面，我把她推开，我骂她，要她滚，可她还是不怪我。”

两行泪水从他的眼中滚下，他的嘴唇颤抖起来，“你知不知道她有多漂亮，你现在看到她的脸了，都已经不成人样了；你看到她的伤了吗，是我把她推开，推到了地狱里，让她被那个禽兽折磨。她一定不想活了，所以才拼了命。我知道她还是不怪我，但她现在终于知道怕我了，终于知道要躲开我了……”

“会好的，养一养就好了。”

“不会好了。”秦飞眼里涌上绝望，“永远也不会好了。”

盐场因运商罢市大乱，岸盐滞销，场商上书中央，要求取消专商制度，重新拟定分岸自由买卖的政策，加之雷霁又在清河郊外被刺身亡，中央勒令省主席刘荣湘亲自到清河督办此事。

监察部门似早有准备，将一份资料翔实的调查文件交给省主席，文件里证据确凿，每条都指认盐务局长欧阳松勾结两军要人，强迫清河盐商实行专商运盐，上任几年内多行不法之事，导致民怨积聚。

这份文件的内容，不知被谁泄露了一部分到成都的《国民公报》社，《国民公报》发表社论，痛斥贪官军阀勾结，害国、害家、害人民，一时群情激奋。

时局混乱，盐路的稳定迫在眉睫，政府要人举荐，盐务局长由退任的扬州盐运使郭剑霜暂时担任，欧阳松被停职查办，关押于内江监狱，盐商孟善存、林静渊都曾与之关系紧密，亦不免受到一定牵连，被带到警局隔离审查，后由清河商会作保，将二人保释。

雷霁是刘荣湘一手带出来的，这让刘氏颇为尴尬，只愿赶紧把事情了结，怕盘根错节查到底，给自己惹上麻烦，警局呈上资料，说明雷霁是因为钱财纠纷，被副官暗杀野外，于是就此结案。善存以商会名义，为雷霁在清河大办公祭，公祭的那一天，省主席与新任的盐务局长均出席，清河几乎所有的盐商、运商也均参加，这场血腥的大乱就此算告一段落。林静渊只是来应了个卯，跟省主席与新长官见了礼，便告辞离去。

这天正好是秉忠破七，宝川号亦摆着酒席，善存与孟家的子弟午饭后便赶往秦家，善存几日来强压悲伤，处理着各项杂事，一进秦府，终按捺不住悲恸，老泪纵横，号啕大哭。

灵堂里举行着佛会，锵锵的锡杖声中，善存喃喃自语，状若痴狂，秦飞默默垂泪，跪在父亲灵前，不发一语。

傍晚，法事已毕，亲属按旧仪送上谢礼，所有来吊丧的客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均有礼物相赠。孟家的儿子和媳妇们一直都在帮着张罗秉忠的后事，破七这天，按规矩均留下吃晚饭，孩子们也被接了过来。

下人把送给孩子们的东西从里屋搬了出来，都是些小玩具，用雕刻精美的木盒装着，一个个发给他们。毕竟是小孩，虽然知道秦爷爷去世了，但接到了礼物，还是忍不住高兴，秦飞见小坤兴高采烈地捧着两个盒子去了院子里，这才发现，原来宝宝也来了。

小姑娘穿着雪青色的小袄子，扎着小辫子，手臂上也缠着一条黑纱，坐在外头陪着三妹和秀贞她们，手里拿着一把花生，却不吃，一颗颗剥了放在盘子里，剥好了一盘，端到在一旁休息的善存那里，仰着头说：“外公，不要难过了，吃花生！”

善存低头，摸摸她的小脑袋，宝宝朝善存甜甜一笑。

秦飞眼中不知为何被泪水充满，痛楚铺天盖地席卷而至，他四处看着，寻找着，只是想：“她好些了吗？她有没有来？”

可那寻觅终究是徒劳。

他知道她不会来了。

几夜秋凉，繁华落尽。台阶上的羊齿蔓延生长，花盆里菊花经霜变紫，那些愁思与沉郁，是萦绕在空中的浓云，暮去朝来，永不消散。

七七身上的伤一个多星期就好了，除了左手无名指的伤，那天晚上，雷霁掰断了她这根手指。

教会的英国大夫给她扶正了指骨，上药的时候，她甚至还轻轻说：“还能养回来，也幸好是左手。”

大夫听了一笑，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夫人是要做什么吗？”

她把头转向窗外，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总得做点儿什么。”

“夫人这么想是对的。”大夫微笑道，“我发现你从来不浪费时间，至少不会把时间用在抱怨上面。”指了指她腿上搁着的刺绣，她的左手虽缠着绷带，右手却不时做点绣活儿，“你绣的这些花，一朵朵出现，越来越多，而你，也恢复得越来越快。你明白好多人都都不明白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花时间去等待康复，只有做着事情，动脑子，有创造力，全身心地去忘记，全身心地去工作，你就不会屈服于病痛。”

七七想了一想，摇摇头，“你说得我都糊涂了，我没有想太多。”

那大夫笑了，“过去的事情不要想太多，就让它过去，好好把握现在就对了！”

七七心情好了一些，不一会儿，心中却重新变得空空落落。

就像那根手指，伤的时候，总会忘记它受伤了，是不能动的，可每次要做什么，却还是忍不住要动它，下意识就忘记受伤这件事，接着就是钻心地疼，待到好了，甚至可以活动了，却又总是在即将动作的一瞬间，心里咯噔一下，告诉自己，“它受过伤，不要动它。”

养伤的那段日子，除了善存和至聪经常过来看望，静渊则是形影不离地陪伴。他和她从来没有单独相处过这么长时间，纵然曾在心底无数次期待过，可真正实现，代价却如此惨痛。

身心都遭遇重创，虽然从来不说，但半夜她却经常在疼痛与噩梦中突然醒来。静渊从不跟她提起一句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她要忘，他更要忘。

有时她发现他总在暗中悄悄地观察她，一开始是因为她行动不便，只要稍微有个动作，他立刻就会紧张地走过来，“要什么？我给你拿！”

有一天她从镜子里发现他的眼神。

他看着她，就像看到一个珍贵的瓷器变成了碎片，再怎么喜爱，可那已经是碎片，再也无法愈合的碎片。所以才绝望，因为他还爱着她，爱着那些碎片。

她觉得有些事情本不用解释，可她太了解他，那么自尊要强。

终于能下地行走的那一天，他高兴地把她抱起来，她仰望着他，见他脸上每个毛孔里都流露着喜悦，被他感染，微笑着用手勾住了他的脖子。

若是往常，他一定会亲她，他确实想，可嘴唇即将碰到她的那一刻，他的手臂忽然变得僵硬，像想起了什么，整个身子都往后面一仰。

她轻轻挣脱站了下来，装作若无其事地拿起自己的刺绣。

他低声道：“对不起，我……”

她打断了他，“你不用说，我知道。”

有些事情，七七从没有告诉过静渊。

出事之前，她曾去找余芷兰的丈夫，求他在欧阳松下马后帮静渊开脱罪责。也是那一天，她去找了秦飞，求秦飞找到制约欧阳松的把柄，以免欧阳松被清查时连累静渊。

杜老板不愿让自己的产业被儿孙挥霍殆尽，又不想交给善存，免得杜家盐号的名号被孟家取代，因此，托七七将西华宫的地契交给秦飞，盐井则交给静渊，三七成的利，杜家为三，秦飞与静渊分别占地租及股利的七成。

杜老板说：“至少杜氏灶台的烟火未绝，我别无所求。”

要正常经营盐井，井灶的拥有者，不得不依赖于土地的拥有者，而地租要保值甚至增值，又决定于盐井生产效益的好坏。在这一点上，静渊与秦飞，会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相互敌视对立的关系。他们联合在一起，即便善存真的要打击秦飞和静渊，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正是为此，七七才答应了杜老板。

养伤这段时间，除了雷霆公祭、警局调查，以及商会对杜家财产进行公证和拍卖，静渊一直没有离开过七七半步。余芷兰的丈夫是省里派来的督办，亲自公告了对于罢市的处理以及杜家部分财产分配的情况，这个时候静渊才知道，自己又拥有了清河最好的四口盐井，而这一切，都是七七不声不响就安排好的。

他在清河的岸边徘徊了许久，不知是悲是愁，只觉得他对他的情义，他对她的痴恋，都成了一种负担。

他整宿睡不着，却不敢翻身，怕吵醒了她，可她也常彻夜难眠。

偶尔会听到他在梦里叫她的名字，她明明离他这么近，他却在梦里呼唤她，就像她在远方，在天涯。

那天他在疲惫中醒来，看到她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他一惊，柔声问：“怎么了？”

七七没有说话，过了很久，突然很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

她仰起头看他，“有些事情不会因为不说就不去想，我也怕你介意。没有，雷霖没有得逞。”

她说：“静渊，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做这样的解释。”

静渊心痛难当，把她抱紧，她盈盈有泪，却没有让它落下来。

静渊说：“七七，我带你去看竹子。”他以前就曾告诉她，想带她去看那片海一样的竹林。当年他父亲去世，他堕落，自暴自弃，后来躲到了这里，摆脱悲伤振作了起来。

这片绿色的海洋，像能荡涤尽世间的哀愁与烦恼。他带她来，他们一起忘记。

她的左手也慢慢恢复了，但是他还是会帮她穿针，事先把各种颜色的绣线穿好。

七七第一次见静渊干农活，把外衣系在腰上，拔萝卜、摘野菜、杀鸡、做饭，林家祖上虽是御厨，可他的厨艺却委实不怎么样，不是盐放得太多，就是油放得太少，最后还是她上手，把他的小炒仔鸡重新下锅。

她手上无力，他负责拿锅铲来回搅拌，两个人像过家家的小孩子，慢慢地脸上都有了笑容。

下了场雨，井里全是泥浆，天晴后静渊向农户借了斧头和麻绳，雇了些人，砍了几根大楠竹，用竹筒搭了一根长水管，从半山的泉眼接了水。

泉水汇到院子外头的水缸，再慢慢浸出来，流到排水的小沟渠中，水声潺潺，静渊累得一身汗，把嘴凑到管子前大口大口地喝起来，见七七站在身旁微笑凝视，便恶作剧地把她一拉，泉水溅了她一脸，他哈哈大笑。

七七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不过也凑过去喝了一口，多么清甜的滋味，她鼓着嘴，含着一口泉水，双颊红红的，说不出地可爱。她刚刚咽下口里的水，却突然唇间滚烫，已经被他温柔有力的嘴唇覆盖。阳光悄无声息地洒在他们身上，

带着暖意，带着湿润的泥土清香，被他身上的温度一蒸，暖烘烘地把她包围。

他轻柔地吻着她，缠绵悱恻，小心翼翼。他是风，而她像一片竹叶，被风一吹，便往后轻轻一折，他忙把她抱紧了，嘴唇却不放开她，有一瞬间，两个人仿佛回到了很多年以前，在阳光荡漾的清河边，在那个春天。

一滴泪水悄悄滚落到她的脸颊，分不清是他的泪还是她的，只知道这苦涩的甜蜜被两个人一起品尝，那滋味一直落到心里，像露水，明知它会很快消散，所以倍加珍惜。

吃过晚饭他去洗碗，顺便拧了抹布掷到桌上，笑道：“给你活动一下腰。”

她的脸不由得微微一红，低头用右手拿起抹布默默擦桌子，静渊用大木盆盛着水，坐在门口洗碗，寂静的夜里，碗碟在盆里轻撞的声音，却如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让人心中宁静空明。

他端着洗好的碗进屋，七七坐在桌旁，托腮静思，秀发披散在肩上，不似以前那般浓密，油灯下的侧影单薄而柔弱。

静渊怔怔地看着她。

七七回过神，见他傻站着，莞尔一笑，起身去床边柜子上拿了针线盒，向他招招手，“把东西放过来。”

他将碗放入柜中，擦擦手，走了过来。

七七给他把外衣脱了，静渊这才发现原来衣服背后撕了一个口子。

她微嗔道：“这么好的料子，你却穿着它劈竹子，真是糟践东西。”将衣服轻轻一展。

他辩解，“本来就脱了放到一旁的，可能是穿的时候不小心，被树枝给刮了。”

“我把它补好，你这几天干活好穿，回去后你若不喜欢，拿去送给长工就是了。”说着拿起针，挑了一团与衣服颜色相近的线，笑道，“劳驾你穿一下针。”

静渊道：“太晚了，明天再补吧。”

“没事，很快的。”

他们并排坐在床边，她让他把衣服牵着，自己单手缝了起来，他匀出一只手握住她的左手，极轻柔、极温暖地握着，七七低着头，发丝偶尔在他的脸上轻拂。

静渊忽然笑道：“刚才在外面洗碗，真是眼睁睁地看着下霜，就那么一层层结在地上，倒是不觉得冷，只是新奇。”

她抬头朝他一笑，“川南霜下得晚，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个时候都快下雪了。”

“你冷不冷？”他往她身边又靠了靠。

“还好。”

他掀起自己的衣服，把她的左手放进去，靠着他热乎乎的皮肤，她这时却不好意思再看他，只低着头缝衣服。

日月于天，江河于地，而他们在天地间，就是这样一对寻常夫妻。一瞬的相知，却又如此漫长，漫长到沧海桑田，海枯石烂。

静渊几乎要流泪，把脸转开，床头柜上，一个小罐子里插着他白天在林子给她摘的野菊花，清幽幽的香气，朦朦胧胧中透出柔和的金色光晕，那么多的往事，就这样静静绽放。

七七一鼓作气把衣服缝好，吁了口气，把针线收好，又将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转头对静渊笑道：“好了，林东家。”

静渊颤声道：“七七，我会好好爱你的。”

她依偎着他，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他并不知道此刻她在想着什么，她只是轻轻说：“静渊，我只有你和宝宝了。”

他一向睡得浅，却没有想到她起得比他还早，坐在床边看着他，见他睁开眼睛，微微一笑，“把你吵醒了？”

他伸手握住她的手，“起这么早？”

“这段日子睡得够了。”她嫣然一笑，“你再睡一会儿，我收拾下东西，天亮了就回去吧。”

“为什么这么快？”他说着坐起来。

“总得回去的。”

窗外透过月光，没有点灯，靠墙的角落似有荧光一闪一闪，她看到，笑道：“还是屋子里暖和，你看那里，萤火虫！躲到咱们这儿来了，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

他掀开被子就要下床，“我去给你捉！”

七七一把拉住他，“不要……天气这么冷，它活不长的。”

在路上她对他说，想把香雪堂要过去自己学着经营。

静渊不想违逆她，只笑了笑，“本来就是你的，你要拿过去，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盐店街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东家，你是破了例了。”

七七知道他敏感，顾忌又多，便道：“我不会怎么抛头露面的，只是想着不能不闻不问，老是让你来打理，偶尔我去看一看就行了，你和我爹都是做大生意的，我是闹着玩儿，不想总在家闲着。其实若不是舍不得女儿，我倒真的

想像我哥或者你一样，去国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

静渊叹道：“你舍不得女儿，我却是舍不得你，一时半刻都离不得。你就乖乖跟我在清河待着，我在哪里，你就跟到哪里便是。”

七七知道这是应允的意思，抿嘴一笑，“你帮我物色几个新伙计，好不好？”

“天海井里多的是年轻伙计，你随便挑就行了。”

“我不要盐号里的，若是什么装裱行的、百货店里的最好。”

静渊奇道：“这是干什么？”

七七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如果我在香雪堂里再开个绣坊，你不会反对吧？”

静渊正色道：“七七，盐店街一百多年来只卖一样东西，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啊，我只是想把账房设在香雪堂，若是要卖绣品的话，我自然会去找我三哥。”她脸上忽然掠过一丝疑虑，“不过他之前就说过，现在的人都喜欢洋玩意儿，不会买我这些东西。”

静渊眉头微皱，看着七七不说话，七七被他看得脸一红，慢慢低下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说：“也不一定卖不出去……这世界上哪有卖不出的东西。”

她抬头，明眸中闪出兴奋的光芒。

他摸摸她的脸蛋，“如果要玩儿，我就让你玩儿，若是累了就撂开手不管，不要有什么顾虑，即便扔下一堆烂摊子，自有我来给你收拾。”

她的脸红得透了，笑道：“你对我期望可挺高。”

静渊想了想，神色极是认真，“因为有文澜在，欧阳松也坐了牢，欧阳家那边我总是有一份亏欠。我知道难免会委屈你，你若经常在盐店街走动，锦蓉和我母亲如果给你添麻烦，你凡事看我名下，别放在心上，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七七，我什么都不担心，只是怕你受苦，想把你圈着藏着，可我知道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七七轻声说：“我晓得的……”

“这几天我们还是去上河滩那里住，你再多养几天。你要找新伙计，我上哪里给你物色呢？可得好好想一想。”

七七笑道：“你也趁这几天闲着，教我算算账吧。”

“几天的工夫可教不过来。”静渊见她巧笑嫣然，把她拉近，在樱唇上亲了一口，道，“一个，两个……”又亲了一下，笑道：“先从数数开始吧。”

她往旁边一躲，在他肩膀上重重一拍，“林先生，要你教我算账，可不代